

欽定金史

卷一百一十五

金史卷一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八

楊雲翼 趙秉文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雷淵 程震

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檀山人六代祖忠客平定之樂平縣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桓皆贈官于朝雲翼天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日誦數千言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泰和元年

召爲太學博士遷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簽上京
東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見章宗咨以當世之務稱旨
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精術數召授提
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
歸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其姓名起授前
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轉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四年
大元及西夏兵入鄜延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
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
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翰林侍講學
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兼前職詔曰官制入三品者

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故特留之時右丞相高琪當國人有請權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高夔等二十六人同聲曰可雲翼獨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以爲不可議遂格高琪後以事譴之雲翼不卹也二年拜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籍雲翼提舉醫藥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四年改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奏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是年九月上召雲翼及戶部尚書夔翰林

學士秉文於內殿皆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事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鞠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彊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屢立戰績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達遂掌機務哀宗卽位首

命雲翼攝太常卿尋拜翰林學士正大三年二月復爲
禮部尚書兼侍讀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
戶部司農足以辦之樞密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尚書出
政之地政無大小皆當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
相乃不得預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明
年設益政院雲翼爲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時講尚
書雲翼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
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
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皆本於正心誠意
敷釋詳明上聽忘倦尋進龜鑑萬年錄聖學聖孝之類

凡二十篇當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顧望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軻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愈之之

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夏人旣通好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往返不能決朝廷以雲翼往議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諡文獻雲翼天性雅重自律甚嚴其待人則寬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其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雲翼乃建言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

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
恐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
以斷饒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
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
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彊今但言治而不言
亂言彊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
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
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
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
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

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秦和不同秦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秦和舉天下全力驅亂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口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擒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旣非前日奈

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章奏不報時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追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朝廷是之司天有以太乙新歷上進者尚書省

檄雲翼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五星聚井各一篇縣象賦一篇勾段機要象數雜說等著藏于家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也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父憂用薦者起復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章宗召問言頗差異於是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等鞠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

僕歷數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等私議庭筠等皆下獄決罰有差有司論秉文上書狂妄法當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持免焉當時爲之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恥之坐是久廢後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路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張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極有理若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邊軍事方興姑試之耳泰和

二年召爲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培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歲饑出祿粟倡豪民以賑全活者甚衆大安初北兵南嚮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今我軍聚於宣德城小列營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俟秋敵至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拔者也衛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敗聞尋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

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書願爲國家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謂書生不知兵顏真卿張巡許遠輩以身許國亦書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於國猶勝坐糜廩祿爲無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難其人卿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翰林侍講學士言寶券滯塞蓋朝廷初議更張市肆已妄傳其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臣愚以爲宜立回易務令近上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以銀鈔粟麥縑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詔有司議行之興定元年轉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知

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取進士盧亞重用韻削兩階因請致仕金自奉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貞祐初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遂大喧噪愬於臺省以爲趙公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久之方息俄而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五年復爲禮部尚書入謝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無以自效願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

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哀宗卽位再乞致仕不許改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兼益政院說書官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嚴上命秉文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及兵退大臣欲稱賀且命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遂已時年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食息頓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闔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

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積官至
資善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正大間同楊雲翼作龜鑑
萬年錄上之又因進講與雲翼共集自古治術號君臣
政要爲一編以進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
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楊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
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
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資暇錄一十五卷所著文章
號淦水集者三十卷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
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
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古詩則沉鬱頓

控字畫則草書尤道勁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問
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其爲四方所重如此爲人至誠
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
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嘗與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
楊趙然晚年頗以禪語自污人亦以爲秉文之恨云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
皆有足傳雲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
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爲茲事大愧高允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曾祖錫仕金以濟南尹致仕玉
明昌五年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應制一

日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寇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

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一軍行有日矣將有違約國朝人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便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取之遂寘極刑公直曾爲書約玉玉不預知其書乃爲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玉軍且疑預公直之謀卽實其罪玉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臨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

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祿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
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兒可無慮世
亂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寧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璧字叔獻真定縣人幼穎悟不凡弱冠補太學生承
安二年經義進士制策復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
奏留校祕書未幾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未給價者
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於民
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卽日罷之民大悅四年調鄜州錄
事明年伐蜀行部檄充軍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
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蜀人守散

關不下金兵殺獲甚衆璧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
乃與詔旨相戾乎主帥憾之以璧招兩當潰卒璧卽日
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
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則以違制決遣之
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璧以朝旨慰遣之
及還主帥嘉其能奏遷一官五年自東阿丞召補尚書
省令史用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兼韓王府記
室參軍俄轉太學博士至寧初忽沙虎弒逆遂去官宣
宗南遷璧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汴梁時相奏復
前職貞祐三年選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

口仰給縣官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璧攝監察御史汰
逐之總領撒合問昌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
故所至爭白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
溫被命汰宗室後坦軍於孟州軍士欲謀變本溫懼不
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
叛人太行於是密院奏以璧代本溫竟其事璧馳至衛
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還奏之璧責以大
義將士慚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與臺
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等
十數人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以宋人拒使者於淮上遣

兵南伐詔東京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率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兵所至原野蕭條絕無所資宋人堅壁不戰乃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璧佩金符鞫之璧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爲言璧怒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卽擬以聞時議壯之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璧上六事大略言減冗食備

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
權貴嚴請託之科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
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詔以東方饑饉盜賊並
起以御史中丞完顏伯嘉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
行道遠發永城令簿姦贓伯嘉與令有違付令有司釋
簿不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職璧皆劾之伯
嘉竟得罪去初謀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
竊謀南渡者行院事胡土門都木監使毛花輦易其人
不爲備一日紅納數百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鞠
之璧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

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君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璧歎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卽具所擬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璧與吏部侍郎畏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僚承望風旨問璧何以處之璧曰河中今日重地朝議擬爲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唇亡之憂以彼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竭民膏血爲浚築計一旦有警乃遽焚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

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
軍節度使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到官卽上章乞骸
骨進一官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年七
十有九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也博通書傳尤精左氏及地
理學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稱其精
神滿腹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歷咸陽簿辟行臺令史正
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廷登往議時獻
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辯廷登不能折往復數日
不定至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從旁進曰夏國與我

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兄弟且不論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正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誠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此議以從賜姓之例幣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後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尋辟長安令京兆行臺所在供億甚繁獻甫處之常若有餘縣民賴之以安入爲尚書省令史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

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
兼右警巡使死於蔡州之難年四十所著文章號天倪
集留汴京獻甫死其家亦破同年華陰王元禮購得之
傳于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季默應州渾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
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于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
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
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
友商衡每爲辯之且調卹焉後從李之純游遂知名登
至寧元年詞賦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獄幾

死後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外敵爲重白
行臺以下皆摩撫之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不數月
閭巷間多畫淵像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尋遷
東阿令轉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兼
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
又彈劾不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
立箠殺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爲
人所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爲太學博士南京
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正
大庚寅例迴谷之役淵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

深切灼然易見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爲人軀幹雄偉
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
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劖餘亦不能變也爲
文章詩喜新奇善結交凡當塗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
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家無餘貲及待賓客
甚豐腆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遂平縣事年少氣銳繫
豪右發姦伏一邑大震稱爲神明嘗擅笞州魁吏州檄
召之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亦坐此不達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
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

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輩席勢侵民震以法劾之奏曰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震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及爲御史臺綱大振以故小人側目者衆不能久留於朝士論惜之贊曰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

之變玉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
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
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爲御史權貴斂避
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寃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
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縱馮雷然
亦以羣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金史卷一百十

金史卷一百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九

古里甲石倫 內族訛可

撒合輦 強伸 烏林答胡土

內族思烈 紇石烈牙吾塔

古里甲石倫隆安人以武舉登第爲人剛悍頗自用所
在與人不合宣宗以其勇善戰每任用之貞祐二年累
遷副提控太原府判官與從宜都提控振武軍節度使
完顏蒲刺都議拒守不合措置乖方敵因大入幾不可

禦旣乃交章論列以自辨其無罪上惡其不和詔分統其兵未幾遷同知太原府事奏請招集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外設一總領提控制可四年遷河東宣撫副使上章言宣撫使烏古論禮不肯分兵禦敵且所行多不法詔禮罷職石倫遷絳陽軍節度使權經畧使尋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大元兵圍忻州石倫率兵往援以兵護其民入太原所保軍民甚衆興定元

年七月改河平軍節度兼衛州管內觀察使詔諭曰朕初謂汝勇果爲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汝嗜酒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爲朕言之然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其悉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是年十一月遷鎮西軍節度使兼嵐州管內觀察使行元帥府事二年四月石倫言去歲北兵破太原游兵時入嵐州境而官民將士悉力扞禦卒能保守無虞向者河東內郡皆駐以精甲實以資儲視邊城尤爲完富然兵一至相繼淪沒嵐兵寡而食不足惟其上下協同表裏相應遂獲安帖當大軍初入郡縣

倉皇非此帥府控制則隩管保德岢嵐寧化皆不可知矣今防秋不遠乞朝廷量加旌賞務令益盡心力易以鎮守詔有功者各遷官一級仍給降空名宣勅令樞密院遣授之三年二月石倫奏向者并汾旣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爲然旣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

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爲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通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太原臣召通祖欲號令其衆通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通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蓋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

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
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
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
幾太原可復也詔陝西河東行省分糧與之請兵之事
以方伐宋不從三月石倫復上言曰頃者大兵破太原
招民耕稼爲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
控石盞吾里忻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
者宜速賞之故擬令吾里忻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
于朝而執政以爲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
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敗亡之餘鋒銳略

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爲用况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於是詔從其請自太原治中及他州從七品以下職四品以下散官竝聽石倫遷調焉是月石倫復言日者遣軍清擣敵壘欲分石州兵五百權屯方山勦殺土寇且備嵐州而同知蒲察桓端拒而不發又召同知寧邊軍節度使姚里鴉鶻與之議兵竟不聽命近領兵將取太原委石州刺史

納合萬家權行六部而辭以他故幾誤軍糧約武州刺史郭憲率所領併進憲亦不至臣位當方面之任而所統官屬竝不稟從乞朝廷嚴爲懲誡庶人知職分易以責辦宰臣惡之乃奏曰桓端鴉鶻已經奏改無復可議石倫身兼行部不自規畫而使萬家往來應給石州無人恐亦有失武州邊郡正當兵衝使憲率軍離城敵或乘之孰與守禦萬家等不從未爲過也上以爲然因遣諭石倫曰卿嘗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爲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譴卿當自誓以死報國今所爲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

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爲國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家等若必懲戒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爲容忍可也閏三月石倫駐兵太原之西俟諸道兵至進戰聞脅從人頗有革心上言于朝乞降空名宣勅金銀符許便宜遷注以招誘之上從其請竝給付之仍聽注五品以下官職六月保德州振威軍萬戶王章弩軍萬戶齊鎮殺其刺史孛朮魯銀朮哥仍滅其家脅官吏軍民同狀白嵐州帥府言銀朮哥專恣慘酷私造甲杖將謀不軌石倫密令同知州事把蒲刺都圖之蒲刺都乃與兵吏置酒召章等飲擒而族誅之至是朝廷

命行省胥鼎量宜遷賞仍令蒲刺都攝州事撫安其衆焉六月遷金安軍節度使行帥府事於葭州時鄜州元帥內族承立慮夏人入寇遣納合買住以兵駐葭州石倫輒分留買住兵千八百人令以餘兵屯綏德而後奏之有司論罪當絞旣而遇赦乃止除名元光元起爲鄭州同知防禦使與防禦使裴滿羊哥部內酤酒不償直皆除名三月上諭元帥監軍內族訛可曰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十月大元兵圍青龍堡詔以石倫權左都監將

兵會上黨公晉陽公往援之兵次彈平寨東三十里敵
兵使道不得進會青龍堡破召還旣而復以罪免正大
八年大兵入河南州郡無不下者朝議以權昌武軍節
度使粘葛全周不知兵事起石倫代之石倫初赴昌武
詔諭曰卿先朝宿將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蘇椿
武監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
也時北兵已至許石倫赴鎮幾爲游騎所獲數日知兩
省軍敗潰軍踵來有忠孝軍完顏副統入城兩手皆折
血污滿身州人憂怖不知所出石倫遣歸順軍提控嵐
州人高珪往斥候珪因持在州軍馬糧草數目奔大元

軍仍告以城池深淺俄大兵至城下以鳳翔府韓壽孫持檄招降言三峰敗狀石倫蘇椿不詰問卽斬之市中旣而武監軍偏裨何魏輩開東門內族按春開南門夾谷太守開西門大元軍入城擒蘇椿問以大名南奔之事椿曰我本金朝人無力故降我歸國得爲大官何謂反耶大將怒其不屈卽殺之石倫投解後井中全周自縊州解武監軍者初不預開門之謀何魏輩欲保全之故言於大將曰監軍令我輩獻門然亦怒其不迎軍而降亦殺之全周名暉字子陽策論進士興定間爲徐州行樞密院參議官上章言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帝

王靡不爲重今之金銀牌卽古符節也其上有太祖御畫往年得佩者甚難兵興以來授予頗濫市井道路黃白相望恐非所以示信於下也乞寶惜之有所甄別上以語宰臣而丞相高琪等奏時方多難急於用人駕馭之方此其一也如故爲便蘇椿大名人初守大名歸順于大元正大二年九月自大名奔汴詔置許州至是見殺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訛以官中牙牌報班齊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正大八

年九月大兵攻河中初宣宗議遷都朝臣謂可遷河中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應三鎮郡縣之民皆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條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宮室不及汴梁議遂寢宣宗旣遷河南三二年之後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親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燒民戶官府一二日而

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爲失策設爲
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宣宗悔悟繫阿
魯帶同州獄累命完復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內族兩訛
可將兵三萬守之大兵謀取宋武休關未幾鳳翔破睿
宗分騎兵三萬人散關攻破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
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
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
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
堡竝江趨葭萌畧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止屯興元洋
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大兵乃得入初大兵

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大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行帳命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竝進至十一月攻愈急自王敢救軍至軍士殊死鬪日夜不休西北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草訛可戰數十合始被擒尋殺之板訛可提敗卒三千奪船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船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船中有賫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船軍無幾人力斫橫船開得至

潼關遂入閩鄉尋有赦詔將佐以下責訛可以不能死
車載入陝州決杖二百識者以爲河中城守不下德順
力竭而陷非戰之罪故訛可之死人有寃之者初訛可
以元帥右監軍邠涇總帥權參知政事奉旨於邠涇鳳
翔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訛可爲孫行而訛可動
爲所制意頗不平漸生猜隙七年九月召赴京師改河
中總帥受京兆節制此時六兒同赴召謂訛可奉旨往
來防秋而乃畏怯避遠正與朝旨相違上意頗罪訛可
及河中陷苦戰力盡而北兵百倍臨之人謂雖至不守
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劉祈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九
曰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以爲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所責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爲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又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不亦宜乎草訛可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爲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替御治軍旣掣

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
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撒合輦字安之內族也宣宗朝累遷同簽樞密院事元
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夜宣宗病篤英王盤都先入侍哀
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英王在宮遣樞密院官及東宮
親衛軍總領移刺蒲阿勒兵東華門都點檢駙馬都尉
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領符鑰啟門合住見上上命撒
合輦解合住刀佩之哀宗遂入明日卽位由是見親信
正大元年正月庚申以輦同判大睦親府事兼前職刑
部完顏素蘭言把胡魯策功第一非超拜右丞相無以

酬之然同功數人亦有不次之望故胡魯之命中輟輦
猶升二品云四年大元旣滅西夏進軍陝西四月丙申
召尚書溫迪罕壽孫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忽
帶直學士蒲察世達右司諫陳規監察烏古論四和完
顏習顯同判睦親府事撤合輦同議西事上曰已諭合
達盡力決一戰矣羣臣多主和事獨輦力破和議語在
陳規傳八月朝廷得清水之報合有司罷防城及修城
丁壯凡軍需租調不急者權停初聞大兵自鳳翔入京
兆關中大震以中丞卜吉祭酒阿忽帶兼司農卿簽民
兵督秋稅令民入保爲避遷計當時議者以謂大兵未

至而河南先亂且曰御史監察城洛陽治書供帳北使
中丞下兼司農簽軍督稅臺政可知矣至是上謂撒合
輦曰諺云水深見長人朝臣或欲我一戰汝獨言當靜
以待之與朕意合今日有太平之望皆汝謀也先帝嘗
言汝可用可謂知人矣未幾右拾遺李大節右司諫陳
規言撒合輦諂佞納賄及不公事奏帖留中不報明惠
皇后嘗傳旨戒曰汝諂事上上之騎鞠皆汝所教尉忻
亦極言之上頗悟出爲中京留守兼行樞密院事初宣
宗改河南府爲金昌府號中京又擬少室山頂爲御營
命移刺粘合築之至是撒合輦爲留守九年正月北兵

從河清徑渡分兵至洛出沒四十餘日二月乙亥立砲攻城洛中初無軍得三峯潰卒三四千人與忠孝軍百餘守禦時輦疽發于背不能軍同知溫廸罕斡朶羅主軍務有大事則就輦稟之三月甲申忠孝軍百餘騎入使宅強擁輦出奔輦不得已從之并以官屬及其子自隨才出南裏城門城上軍覺閉之壅城中矢石亂下人馬多死傷輦知不能出仰呼求救軍士知出奔非輦意以繩引而上送入其宅不敢出鎮撫官縛出奔之黨欲殺之已斬三人輦親爲乞命得免乙酉斡朶羅賣金帛出北門如前日巡城犒軍之狀旣出卽泐城而西直出

外壕城上人呼曰同知講和去矣軍士及將領隨而去者三四百人少之輦傳令云同知叛降有再下城者斬凡斬三四人乃定丙戌夜城東北角破輦奪南門出不得投濠水死己而大兵退強伸復立帥府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嘗監邵陽醋後客洛下選充官軍戍陝鐵嶺軍潰被虜從都尉兀林答胡土竄歸中京時中京已破留守兼行樞密院使內族撒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宜署伸警巡使後守真率部曲軍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

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爲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愍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驄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兵退百里外閏月復攻兵數倍於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爲中京留守元

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十月參知政事內族
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
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
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伸便宜從事是月大兵自汴驅思
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卽命左右射之旣而
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
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大兵
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
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遺令名
于世君旣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

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
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之殺數人伸乃手解都統銀符
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
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
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土率衆走南山鷹揚
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
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
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
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能降乎
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

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

烏林答胡土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軍由洛陽東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縣河有石底歲旱水不能尋丈國初以三千騎由此路趨汴是後縣廢爲鎮宣宗南遷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爲憂每冬日命洛陽一軍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旣渡奪河陰官舟以濟諸軍時胡土爲破虜都尉戍潼關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師聞白坡徑渡之耗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明日胡土使人給縣官云吾軍中家屬輜重

欲留此山卽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之前導一軍隨之而上山旣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尋縱軍下山劫掠居民甚於盜賊旁近一二百里無不被害胡土畏變知而不禁又所劫牛畜糧糗亦分有之七月恒山公武仙參政思烈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大林下遣人約之入京胡土百計不肯下不得已乃分其軍四千與思烈俱東八月三日兩行省軍潰於中牟胡土狼狽上山殘卒三二十人外偏裨無一人至者十二月思烈自留山行省於中京徵兵同保洛陽又遷延不行思烈以檄來言若依前逗遛自有典憲吾不汝容矣胡土

懼乃挈妻子及軍往中京留其半山上以爲巢穴天興二年三月思烈病卒留語胡土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重強俾方盡力戰禦而胡土卽領輕騎挈妻子棄城南奔遂失中京初胡土在太平頂旣顧望不進又懼人議已乃出榜募人爲救駕軍云一旅之衆可以興復國家諸人有能奮發許國捐軀者豈不濟大事乎於是不逞之徒隨募而出得澤人緝麻觜武錄事等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及盧店卽行劫械至杖之二百人無不竊笑旣而走蔡州上召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唐州元帥烏古論黑漢屢遣人告急卽命胡土領忠孝軍百人

就徵西山招撫烏古論換住黃八兒等軍赴之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斂避縱其半入城夾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換住死焉旣而以胡土爲殿前都點檢罷權參政大兵圍蔡分軍防守胡土守西面十一月胡土之奴竊其金牌夜縋城降朝士喧播謂胡土縱之往將有異志胡土聞之內不自安乞解軍職上慰之曰卿父子昆弟皆爲帥臣受恩不爲不厚顧肯降耶且卿向在洛陽不卽降而千里遠來降於蔡豈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常給之此蓋往求溫飽耳卿何嫌焉因賜饌以安其心初胡土罷機政頗有怨言左右勸

上誅之上不聽及令守西城尤快快不樂至是始感恩無他慮矣尋以總帥孛朮魯婁室與胡土皆權參政婁室與右丞仲德同事胡土防守如故復以都尉承麟爲東面元帥權總帥先是攻東城婁室隨機備禦二日移攻南城烏古論鎬易之砲擊城樓幾仆右丞仲德率軍救援乃罷攻俄面四面受敵仲德艱於獨援遂薦承麟代婁室東面而乞與婁室同救應初胡土失外城頗慚恨聲言力小不能令衆仲德亦薦之故有是命蔡城破投汝水死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答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

金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爲知人乎強伸一射糧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爲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矣夫

內族思烈南陽郡王襄之子也資性詳雅頗知書史自五六歲入宮充奉御甚見寵幸世號曰自在奉御當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鬣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說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後由提點近侍局遷都點檢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思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鄧

州會武仙引兵入援於是思烈率諸軍發自汝州過密縣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澗之策遂敗績于京水語在武仙傳中京留守元帥左監軍任守真死之上聞罷思烈行省之職以守中京無何大兵圍中京未能下崔立遣人監思烈子於中京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崔立已以汴京歸順病數日而死初思烈會武仙等軍入援卽與仙論議不同仙以思烈方得君每假借之思烈謂仙本無入援意特以朝廷遣一參政召兵迫於不得已乃行耳然仙知兵頗以持重爲事思烈急於入京不聽仙策於是左右司員外郎王渥乃

勸思烈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爲不多兵事當共
議思烈疑其與仙有謀幾斬之渥自以無愧於內不懼
也已而思烈果敗渥歿於陣渥字仲澤後名仲澤太原
人性明俊不羈博學善談論工尺牘字畫清美有晉人
風少游太學長於詞賦登興定二年進士第爲時帥奧
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寧陵令有治
蹟入爲尚書省令史因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
之及還爲太學助教轉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
稍見信用及思烈往鄧州以渥爲左右司員外郎從行
贊曰思烈夙慧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

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紇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喜戰貞祐間僕散安真爲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爲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羣盜蜂起安真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堠又破馬耳山砦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虜其僞宣差程寬招軍大使程福又降脅從民三萬餘人貞祐四年六月積功累遷攔通渡經略使十月爲元帥左都

監十二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獲馬三百餘匹俘五十餘人又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牙吾塔麾兵佯北發兵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合擊敗之殺一太尉斬首三百尋獲覘者稱青平宋兵甚衆將救盱眙牙吾塔移兵赴之宋兵步騎七千人突出兵少却旋以輕騎扼其後初

逗遛不與戰縱之走東南薄諸河斬首千餘溺死者無算獲馬牛數百甲仗以千計師還遇宋兵二千於連塘村斬首千餘級俘五十人獲馬三十五疋宣宗以其有功賜金帶一三年正月敗宋人於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敗於滁州斬首千級拔小江寨殺統制正大篷等斬三萬俘萬餘人又拔輔嘉平山寨斬首數千俘五百餘人獲馬牛數百糧萬斛三月提控奧敦吾里不大敗宋人于上津縣兵還至濠州宋人以拒八千拒戰牙吾塔迎擊敗之獲馬百餘匹五年正月上以紅襖賊助宋爲害邊兵久勞苦詔牙吾塔遺宋人書求戰略曰宋與我

國通好百年於此頃歲以來納我叛亡絕我貢幣又遣紅襖賊乘間竊出跳梁邊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國若以此曹爲足恃請悉衆而來一決勝負果能當我之鋒沿邊城邑當以相奉度不能卽宜安分保境何必狐號鼠竊乘陰伺夜以爲此態耶且彼之將帥亦是受鉞總戎而臨敵則望風遠遁被攻則閉壘深藏逮吾兵還然後現形耀影以示武夫小民尚氣女子有志者猶不爾也切爲彼國羞之先是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二月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竝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遂拔衆南奔乃

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泗州西城三月復
出兵宋境以報其役破團山賈家等諸寨進逼濠州牙
吾塔慮州人出拒躬率勁兵逆之遇邏騎二百于城東
擊殺過半會偵者言前路芻糧甚艱乃西掠定遠由渦
口而還九月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團山詔遷官升
職有差元光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
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
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渠厚待
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爲
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

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牙吾塔遣精
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三
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帝王所以勸善而懲惡其
令一出不可中變向中軍戰歿者皆廩給其家恩至厚
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于失
所此殆有司出給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自
今願支本色令得贍濟以種儲方艱詔有司給其半紅
襖賊寇壽穎剽掠數日而去牙吾塔聞之率兵渡淮偵
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
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

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先是納合六哥殺元帥
蒙古綱據邳州以叛十月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
百餘於是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知不能
守共誅六哥持其首縋城降六哥既誅衆猶拒守方督
兵進攻宋總領劉斌提控黃溫等縛首亂顏俊戚誼完
顏乞哥及裊提控金山八打首遣其校馬俊吳珪來獻
旣而紅襖監軍徐福統制王喜等亦遣其總領孫成總
押徐琦納款劉斌等遂率軍民出降牙吾塔入城撫慰
其衆各使安集又招獲紅襖統制十有五人將官訓練
百三十有九人十一月遣人來報仍函六哥首以獻宣

宗大喜進牙吾塔官一階賜金三百兩內府重幣十端將士遷賞有差正大三年十一月北兵猝入西夏攻中興府甚急召陝西行省及陝州靈寶二總帥訛可牙吾塔議兵又詔諭兩省曰儻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旦夕事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竝從行省從宜規畫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是歲大兵旣滅夏國進攻陝西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圍慶陽六年十月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爲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尋遣幹骨樂爲小使徑來行

省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內
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
詔以牙吾塔爲左副元帥屯京兆初幹骨樂來行省恐
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旣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
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鬪來語甚不遜幹骨
樂以此言上聞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卽
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五
月至闕鄉得寒疾汗不出死塔亦作太亦曰牙忽帶蓋
女直語無正字也是歲九月國信使內族垂慶自北使
還始知牙吾塔不遜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

蕩殆不忍聞當時以帥臣不知書誤國乃耳塔爲人鷲
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毀
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亦優容之尤不
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
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
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過宿塔飲以酒
張辭以寒疾塔笑曰此易治耳趨左右持艾來卧張於
床炙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取賅州將之妻
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
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

竟不治其罪以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
呼曰盧彭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槩如呼麻胡云有子
名阿里合世目曰小鼓椎嘗爲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
蒲察官奴作亂伏誅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元年進
士正大初由省掾拜御史劾侯摯師安石非相材近侍
局宗室撒合輦聲勢熏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
論避之轉右司都事京南路司農丞爲河中路治中河
中破從時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爲人氣質重厚公
家之事知無不爲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

政好爲苛察然爲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
好爲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
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
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僂君子乃知
康錫之言不爲過也

金史卷一百十一

金史卷一百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

完顏合達

移刺蒲阿

完顏合達名瞻字景山少長兵間習弓馬能得人死力
貞祐初以親衛軍送岐國公主充護尉三年授臨潢府
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避遷與全慶兩州之民共
壁平州合達隸其經略使烏林答乞住住住以便宜授
軍中都統累遷提控佩金符未幾會燕南諸帥將兵復
中都城行至平州遷安縣臨潢全慶兩軍變殺乞住擁

合達還平州推爲帥統乞住軍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其年六月北兵大將喊得不遣監戰提軍至平州城下以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逆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於陣監戰以合達北上留半歲令還守平州已而謀自拔歸乃遣奉先縣令紇石烈布里哥北京教授蒲察胡里安右三部檢法蒲察蒲女涉海來報四年十一月合達果率所部及州民竝海西南歸國詔進官三階升鎮南軍節度使駐益都與元帥蒙古綱相應接充宣差都提控十二月大元兵徇地博興樂安壽光東涉濰州之境蒙古綱遣合達率兵屢戰於壽

光臨淄興定元年正月轉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
觀察使七月改平西軍節度使兼河州管內觀察使二
年正月知延安府事兼鄜延路兵馬都總管三年正月
詔伐宋以合達爲元帥右都監三月破宋兵於梅林關
擒統領張時又敗宋兵於馬嶺堡獲馬百匹又拔麻城
縣獲其令張佃幹辦官郭守紀四月夏人犯通秦合達
出兵安塞堡抵隆州夏人自城中出步騎二千逆戰進
兵擊之斬首數十級俘十人遂攻隆州陷其西北隅會
日暮乃還六月行元帥府事於唐鄧上遣諭日以卿才
幹故委卿無使敵人侵軼第固吾圉可也四年正月復

爲元帥右都監屯延安十月夏人攻綏德州駐兵于柱
天山合達將兵擊之別遣先鋒提控樊澤等各率所部
分三道以進畢會于山顛見夏人數萬餘傅山而陣卽
縱兵分擊澤先登摧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
五月知延安府事兼前職上言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
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
勿徙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
而已乞選老成人爲各路統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
習騎射將來可用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堡其軍
先至合達與征行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策之曰比

北方兵至先破夏人則後易爲力於是潛軍裹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果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上聞之賜金各五十兩重幣十端且詔諭曰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仍詔以合達之功徧諭河南帥臣是月與元帥買住又戰延安皆被重創十二月以保延安功賜金帶一玉吐鶻一重幣十端元光元年正月遷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刺世襲謀克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未幾真拜是年五月上言頃河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翼州寢及榮解

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漉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鹽利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十月北兵旣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衆得二千餘

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且無鎧仗故嘗請
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聽又請兵援
護老幼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應今葭州之民迫於敵
境皆有動搖之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於
敵手而遺民亦俱屠矣合達乃上言臣願馳至延安與
元帥買住議以兵護公佐軍民來屯吳堡伺隙而動詔
省院議之於是命合達率兵取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
子政等殺萬戶陳紋將掠城中合達已勒兵爲備子政
等乃出城走合達追及之衆復來歸斬首惡數十人軍
乃定六月合達上言屢獲謀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

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在近宜預爲計今陝西重
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
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白撒領
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爲
便詔許之二年二月以保鳳翔之功進官賜金幣及通
犀帶一是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正大二年七
月陝西旱甚合達齋戒請雨雨澍是歲大稔民立石頌
德延安旣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
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八月鞏州田
瑞反合達討之諸軍進攻合達移文諭之曰罪止田瑞

一身餘無所問不數日瑞弟濟殺瑞以降合達如約撫定一州民賴以寧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七月庚寅朔以平章政事妨職樞密副使初蒲阿面奏合達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在於省用違其長臣等欲與樞密協力軍務擢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己未朔詔合達及樞密副使蒲阿救衛州初朝廷以恒山公仙屯衛州公府節制不一欲合而一之至是河朔諸軍圍衛內外不通已連月但見塔上時舉火而已合達等既至先以親衛兵三千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上登承天門犒軍皆授

世襲謀克賜良馬玉帶全給月俸本色蓋異恩也未幾以蒲阿權參知政事同合達行省事於闔鄉以備潼關先是陝省言備禦策朝官集議上策親征中策幸陝下策棄秦保潼關議者謂止可助陝西軍以決一戰使陝西不守河南亦不可保至是自陝以西亦不守矣八年正月北帥速不斛攻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百餘里間潼關總帥納合買住率夾谷移迪烈都尉高英拒之求救於二省省以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都尉夾谷渾軍一萬往應北軍退追至谷口而還兩省輒稱大捷以聞既而北軍攻鳳翔二省提兵出關二十里與渭北軍交

至晚復收兵入關鳳翔遂破二省遂棄京兆與牙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九月北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以爲聲援十一月鄧州報北兵道饒峯關由金州而東於是兩省軍入鄧遣提控劉天山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食兩省以前月癸卯行留楊沃衍軍守閩鄉沃衍尋被旨取洛南路入商州屯豐陽州備上津與恒山公仙相犄角合達復留禦侮中郎將完顏陳和尚於閩鄉南十五里乃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及商州之木瓜平一日夜馳三百里入桃花堡知北兵由豐陽

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恒山公仙萬人元駐胡陵
關至是亦由荆子口順陽來會十二月朔俱至鄧下屯
順陽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國朝君之伯之叔之納
歲幣將百年南渡以後宋以我爲不足慮絕不往來故
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
驕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又宣徽使奧敦阿
虎使北方北中大臣有以輿地圖指示之曰商州到此
中軍馬幾何又指興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興元路入
汝界矣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卽位羣臣建言可
因國喪遣使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與之講解盡撤邊備

共守武休之險遂下省院議之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則於國體有虧爲辭元年上諭南鄙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人每以奏稟爲辭和事遂不講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彼我稍得休息宋人始信之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劄付至宋劄付者指揮之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且以惡語復之報至識者皆爲竊嘆戊辰北兵渡漢江而北諸將以爲可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丙子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北兵小却營於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

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
先是河南聞北兵出饒峯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險固及
聞敵已退至有晏然不動者不三日游騎至人無所
逃悉爲捷書所誤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陽翟之
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
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
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陝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
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竝山入陽翟
旣行北兵卽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
爲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鬪北騎退走追奔之際忽大

霧四塞兩省命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長澗數里非此霧則北兵人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塹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卽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爲之用其爲人亦可知矣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

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移刺蒲阿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初哀宗爲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充親衛軍總領佩金符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庚寅宣宗疾大漸皇太子異母兄英王守純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衷甲聚兵屯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卽位嘗謂近臣言向非蒲阿何至於此遂自遙授同知睢州軍州事權樞密院判官自是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十二月河朔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逆戰至靈寶東遇游騎十餘獲一人餘卽退蒲阿輒以捷聞賞世襲謀克仍厚

賜之人共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微言取怒六年二月丙辰以蒲阿權樞密副使自去年夏北軍之在陝西者駸駸至涇州且阻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北軍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俱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是後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召平章政事合達還朝白撒亦召至關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觀北勢八月丙申蒲阿再復潞州十月乙未朔蒲阿東還十二月乙未詔蒲阿與總帥

牙吾塔權簽樞密院事訛可救慶陽七年正月戰北兵於太昌原北軍還慶陽圍解詔以訛可屯邠州蒲阿牙吾塔還京兆未幾以權參知政事與合達行省于閩鄉八年正月北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至洛陽驛被召議河中事語在白華傳十二月北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以截江爲便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爲所潰乎蒲阿摩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我向於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况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太昌原舊衛州扇車回縱出之

定住高樊皆謂蒲阿此言爲然合達乃問按得木木以爲不然軍中以木北人知其軍情此言爲有理然不能奪蒲阿之議順陽留二十日光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兩省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者續云北騎已盡濟癸西北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鴈趨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輜重外餘二萬人合達令諸軍觀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北騎突前金兵不得不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北騎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親繞甲

騎後而突之至於三爲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帥以旗聚諸將議良久合達知北兵意向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北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幾斬英英復督軍力戰北兵稍却觀變英軍定復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北兵回陣南向來路兩省復議彼雖號二萬而輜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張惠主此議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不從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營火寂無一耗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軍又不見營鄧州津送及路人不絕而亦無見者豈南渡而歸

乎己卯邏騎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禹山戰罷有二騎迷入營問之知北兵凡七頭項大將統之復有詐降者十人敵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易以肥馬飲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陣後十人者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爲覘騎也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辰己間到林後北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綏之際北兵以百騎邀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樊澤屯城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於鄧城下北兵不與戰大將使來

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蒲察定住蒲察荅吉卜郎將按忒木忠孝軍總領夾谷愛荅內族達魯歡總領夾谷移特刺提控步軍臨淄郡王張惠珍寇都尉完顏阿排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是日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北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待楊武楊武至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至夜議北騎明日當復襲我彼止騎三千而我示以弱將爲所輕當與之戰乃伏騎五十於鄧州道明日軍行北騎襲之如故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頓安

臯辛卯宿鴉路魯山河西軍已獻申裕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癸巳望鈞州至沙河北騎五千待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北軍卽西首斂避金軍縱擊北軍不戰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盤營北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日旦變雪北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一近侍入軍中傳旨集諸帥聽處分制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犒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未晚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遷衛孟兩州兩省當常切防備領旨訖

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言止此而已復何所
議蓋已奪魄矣軍卽行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
樹塞其軍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又議陳和尚先擁
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
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高前鋒擁
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東張惠
按得本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按得本
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
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覲時
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

沒脛軍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沃衍澤英皆死惟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歿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

金史卷一百十二 死傳
三
闕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
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
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爲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
爲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啓之耶至於三峰
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聘貽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
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
所忌以建萬世之雋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
無謀獨以一死無媿猶足取焉爾

金史卷一百十二

金史卷一百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一

完顏賽不

白撒

一名承裔

赤盞合喜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狀貌魁偉沉厚有大
畧初補親衛軍章宗時選充護衛明昌元年八月由宿
直將軍爲寧化州刺史未幾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泰
和二年轉胡里改路節度使四年升武衛軍都指揮使
尋爲殿前左副都點檢及平章僕散揆伐宋爲右翼都
統六年六月宋將皇甫斌遣率步騎數萬由確山褒信

分路侵蔡聞郭倬李爽之敗阻溱水不敢進於是揆遣
賽不及副統尚廐局使蒲鮮萬奴深州刺使完顏達吉
不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賽不
等謀潛師夜出達吉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萬奴等出其
左賽不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魯帶以精兵直趨橋
宋兵不能遏比明大潰萬奴以兵斷真陽路諸軍追擊
至陳澤斬首二萬級獲戰馬雜畜千餘兵還進爵一級
賜金幣甚厚貞祐初拜同簽樞密院事三年遷知臨洮
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上召見諭曰卿向在西京盡心
爲國及治華州亦嘗宣力今始及三品特升授汝此職

者以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克州不尊安撫使達吉不
節制多致敗事今已責罰克州命卿副之宜益務盡心
其或不然復當別議行之八月知鳳翔府事兼本路兵
馬都總管俄爲元帥右都總四年四月調兵拔宋木陁
關五月夏人於來羌城界河修折橋以兵守護賽不遣
兵焚之八月夏人寇結耶豬川遣兵擊走之尋又破其
衆于車兒堡興定元年二月轉簽樞密院事時上以宋
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人戰於信
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獲馬數千牛羊五百又遇
宋人於隴山七里山等處前後六戰斬獲甚衆尋遣兵

渡淮畧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兔鶴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上章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爲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二年正月破宋人於鐵山及上石店唐縣四月進兼西南等路招討使西安軍節度使陝州管內觀察使奉詔攻棗陽宋出兵三萬拒戰稍誘擊之宋兵敗走城薄諸濠殺及溺死者三千餘人遂進兵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逆戰

復大敗之七月遷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武寧軍節度使三年二月奪宋白石關殺其守者千餘人獲鎧仗千計三月破宋兵於七口倉又奪宋小鵲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是月復敗宋兵三千于石鵲崖四年三月奉詔出兵河北招降晉安權府事皇甫珪正平縣令席永堅率五千餘人來歸得糧萬石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賽不上章言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上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

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遷賞之是年四月遷樞密副使五年五月奉詔引兵救河東戰屢捷復晉安平陽二城監察御史言其不能檢束士衆縱之虜畧請正其罪上以有功詔勿問元光二年五月復河中六月詔諭宰臣曰樞密副使賽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其舊人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正大元年五月拜平章政事未幾轉尚書右丞相雅與參知政事李蹊相得及蹊以公罪出尹京洛賽不數薦蹊比唐魏徵以故蹊得復相三年宣宗廟成將禘祭議配享功臣論者紛紜賽不爲大禮使因言丞相福

興死王事七斤謹守河南以迎大駕功宜配享議遂定
四年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
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于此尚
書左丞顏蓋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爲僭賽不徐進曰天
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弘之德故
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
下也上是之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二年進士天興
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
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
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爲相

而國乃亡卽促衡草表乞致仕平章政事侯摯朴直無
蘊藉朝廷鄙之天興九年兵事急自致仕起爲大司農
未幾復致仕徐州行尚書省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
事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
劃白撒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
賽不顧謂白撒曰侯相言甚當白撒遂含憤而罷時大
元兵薄汴白撒策後日講和或出質必首相當行力請
賽不領省事拜爲左丞相尋復致仕是年冬哀宗遷歸
德起復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
以行河北兵潰從至歸德又請致仕二年七月復詔行

尚書省事於徐州既至以州乏糧遣郎中王萬慶會徐宿靈璧兵取源州令元帥郭恩統之九月恩至源州城下敗績而還再命卓翼攻豐縣破之初郭恩以敗爲恥託疾不行乃密與河北諸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用安執元帥商瑀父子元帥左都監紇石烈善住併殺之又逐都尉幹轉留奴泥龐古桓端蒲察世謀元帥右都監李居仁員外郎常忠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先病疽久不視事重爲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初源徐交攻郭野驢者每辭疾不行賽不遂授野驢徐州節度副使兼防城都總領實羈之也野驢

既見徐州空虛乃約源州叛將麻琮內外相應十月甲申詰旦襲破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大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恐被執至是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又五日自縊于州第麻琮乃遣人以州降大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杖一百收係居許州大兵至許按春開南門以降從攻京師曹王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罵以至指斥是冬復自北中逃迴詔令押入省問事情按春隨近侍登階作揮涕之狀詔問丞相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與問彼中息耗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

生此賊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恐與對面語乎十二月
車駕東狩留後二相下開封擒捕斬之獄中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畧洎秉鈞衝觀其救解楊
居仁侯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
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修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厦將
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內族白撒名承裔末帝承麟之兄也系出世祖諸孫自
幼爲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
管興定元年爲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
陝西行省伐宋白撒出鞏州鹽井遇宋兵于皂郊堡敗

之又遇宋兵于天水軍掩擊宋兵大潰二年四月復敗宋兵至雞公山遂拔西和州毀其諸隘營屯遣合扎都統完顏習涅阿不率軍趨成州宋帥羅叅政統制李大亨焚廬舍棄城遁留千餘人城守督兵赴之遂克焉獲糧七萬斛錢數千萬河池縣守將楊九鼎亦焚縣舍走保清野原統制高干據黑谷關甚固遣兵襲之干遁去獲糧二萬斛器械稱是因夷其險而還三年破虎頭關敗宋兵于七盤子雞寇關褒城縣官民自焚城宇遁因取其城興元府提刑兼知府事趙希昔聞兵將至率官民遁於是白撒遂取興元以駐兵焉命提控張秀華馳

視洋州官民亦遁又取其城尋聞漢江之南三十里宋兵二千據山而陣遣提控唐括移矢不擊走之行省以捷聞宣宗大悅進白撒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當西夏之衝久爲敵據將遣白撒復之白撒奏曰臣近入宋境畧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爲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事于平涼四年前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拶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

寧謐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溫敦永昌皆本蕃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上是其言是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西州環城爲柵白撒遣刺史愛申阿失刺與行軍提控烏古論長壽溫敦永昌出戰大敗之斬首千餘獲馬仗甚衆五年五月白撒言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卽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遙授合河縣尉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

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
本國蕃族願助兵九千若更以官軍繼爲聲援勝夏必
矣臣已令古里間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畧之臣副
之梅貞等旣悉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
亦招誘有功乞遷官授職以獎勵之上皆從其請元光
元年二月行省上言近與延安元帥完顏合達納合買
住議河北郡縣俱已殘毀陝西河南亦經抄掠比者西
北二敵併攻鄜延城邑隨陷惟延安孤墉僅得保全若
今秋復至必長驅而深入雖京兆鳳翔慶陽平涼已各
益軍而率皆步卒且相去闊遠卒難應援儻關中諸鎮

不支則河南亦不安矣今二敵遠去西北少休宜乘此
隙徑取蜀漢實國家基業萬全之計詔樞密議之先是
夏兵數十萬分寇龕谷鄜延大通諸城上召白撒等授
以方畧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
出溪哥路畧夏地白撒徐出鎮戎合達出環州以報二
道之役白撒馳至臨洮遣總管女奚烈古里間積石州
刺使徒單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遇夏兵千餘於踏
南寺擊走之夏人據大通城因圍之分兵奪其橋與守
兵七千人戰大敗之幾殺其半入河死者不可計餘兵
焚其橋西遁乃還軍攻大通克之斬首三千因招來諸

寺族被脅僧俗人皆按堵如故以河梁旣焚塞外地寒少草師遂還十二月行省言近有人自北來者稱國王木華里悉兵沿渭而西謀攻鳳翔鳳翔旣下乃圖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踐二麥以困我未幾大兵果圍鳳翔帥府遣人告急臣以爲二鎮唇齒也鳳翔蹉跌則京兆必危而陝右大震矣然平川廣野寔騎兵馳騁之地未可與之爭鋒已遣提控羅桓將兵二千循南山而進伺隙攻其柵壘以紓城圍更乞發河南步騎以備潼關詔付尚書省樞密院議之二年冬哀宗卽位邊事益急正大五年八月召白撒還朝拜尚書右丞

未幾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然本惟怯無能徒以儀體爲事性復貪鄙及入爲相專愎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大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麻斤等皆被害丁壯無二三百人得反者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大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

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大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爲大兵所據甲午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城闕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大兵先得外城糧盡救絕走一人不出裏城或不測可用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議避遷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內族按出虎大和兒劉伯綱等皆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

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卽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白撒白撒不自安乃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旣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

陰爲之衛軍士無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而去其黨元帥完顏斜撻阿不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經其垣下者一人以鎮之是時速不斛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復無至者冬十月乃復起白撒爲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於是群臣爲上畫出京計以賽不爲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內族訛出右副元帥兼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李蹊兵部尚書權尚書左丞徒單百家元帥左監軍行統帥府事東面元帥高顯副以果毅都尉粘合咬住兵五千南面元帥完顏猪兒副以建威都尉完顏幹論出兵五千西面

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北面元帥內族婁室副以振威都尉張閏軍五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隸總帥百家都尉內族久住副都尉王簡總領王福盾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內族小婁室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一千總領完顏長樂副帥溫敦昌孫馬軍三百郡王王義深馬軍一百五十郡王范成進總領蘇元孫圭軍三千隸總帥百家飛騎都尉兼合刺合總領朮虎只魯歡總領夾谷得伯弘軍田衆家奴等百人及諸臣下發京師十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

降將上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群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白撒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大兵知上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且空河南之軍上以爲然時上已遣官奴將三百騎探滬麻岡未還上將御船賜白撒劔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奴遂奏衛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白撒曰京師且不

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爲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爲便上
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
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
大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一黃旗督
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鬪得卒十餘人大兵少却上
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
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豬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
死之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於大元上於北岸望之
震懼率從官爲豬兒等設祭哭之皆贈官錄用其子姪
斬訛論出二弟以徇遂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留

親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奴忠孝
軍一千郡王范成進王義深上黨公張開元帥劉益等
軍總帥百家總之各齋十日糧聽承裔節制發自蒲城
上時已遣賽不將馬軍北向矣白撒以三十騎追及謂
賽不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
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持御馬銜
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
不知白撒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繖招之不下其
夜北騎三千奄至官奴和速嘉兀地不按出虎與之戰
北兵却六十里然自發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

攻具縛槍爲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及聞河南大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大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爲民家所殺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末撚兀典總領溫敦昌孫時侍行帳中請上登舟上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大兵近在堤外請聖主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聞遣近侍局提點移刺粘古紇石烈阿里合護衛二

人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
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惟汝
將士明聽朕言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白撒卽奏
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
計令率諸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遷延八日方
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敗衄白撒棄軍竄還蒲城便言
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可當信從登舟幾死于水若當
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可垂名於後今白撒
已下獄不復錄用籍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無
效此人囚白撒七日而餓死發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

安置當時議者衛州之舉本自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初瀕河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撫勞周悉所過無絲髮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視無復畏避俄白撒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挑掘焚炙靡所不至哭聲相接屍骸盈野都尉高祿謙苗用秀輩仍掠人食之而白撒誅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者公私皇皇日皆徯大兵至矣白撒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卽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捭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旣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

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爲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於禍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惟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

赤蓋合喜性剛愎好自用朝廷以其有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十一月夏人四萬餘騎圍定西輦致攻具將取其城合喜及楊幹烈等率兵鏖戰走之斬首二千級俘數十人獲馬八百餘匹

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興定元年正月以屢敗夏人遙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前職是冬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合喜權行元帥府駐來遠寨以張聲勢旣而獲捷二年四月宋兵數千侵臨洮合喜擊走之斬獲甚衆三年四月遷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于鞏州四年四月夏人犯邊合喜討之師次鹿兒原遇夏兵千人遣提控烏古論世鮮率偏師敗之都統王定亦破其衆一千五百于新泉城九月夏人攻鞏州合喜遣兵擊之一日十餘戰夏人退據南岡遣精兵三萬傅城又擊走之生擒夏將劉打甲玉等訊知夏大將你思丁兀名二人謀以爲鞏帥府

所在鞏旣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合喜聞之飾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合喜督兵搏戰却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合喜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首甚衆十月以功遙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大將萌古不花攻鳳翔朝廷以主將完顏仲元孤軍不足守禦命合喜將兵援之二年二月木華黎國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隴數百里間皆其營柵攻城甚急合喜盡力僅能禦之於是

合喜以同知臨洮府事顏蓋蝦蟆戰尤力遂以便宜升爲通遠軍節度使上嘉其功許之是歲升簽樞密院事哀宗卽位拜參知政事權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鄧州馳報大元兵破峽峯關由金州東下報至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曰事至於此柰何上卽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宮日立十三都尉每尉不下萬人彊壯趨捷極爲精練步卒負擔器甲糧糗重至六七斗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回紇河西及中州人被掠而逃歸者人有從馬以騎射選之乃得補親衛騎兵武衛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

之捷士氣旣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北軍冒
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
者以兵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
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
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城者聚保山砦彼深入之
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上太息
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且
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
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我何又曰存亡有天命惟不
負民可也乃詔合達蒲阿等屯軍襄鄧九年正月兩省

軍潰于三峯山北兵進薄京師三月庚子議曹王出質
大兵北行留速不斛攻城攻具已辨既有納質之請卽
又云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壬辰曹
王入辭宴於宮中癸卯北兵立攻具泐壕列木柵以薪
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
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闐上聞之從六七騎出端
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
傍亦有望而拜者上自麾之日勿拜恐泥污汝衣倉皇
中市肆米豆狼藉於地上勅衛士令各歸其家老幼遮
擁至有誤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筓不受曰

軍士暴露我何用此爲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
臣等戰死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聚
而若有言者上就問之跪曰大兵芻土填壕功已過半
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謂其
中長者云朕爲生靈稱臣進奉無不從順止有一子養
來成長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畧忍待曹王出大兵不退
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毋望和事
乃傳旨城上放箭西水門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聖
主無信賊臣賊臣盡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
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大兵併力進攻甲辰上

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勅記姓名卽免其役過南薰門值被創者親傳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是日大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塹城上箭鏃四下如雨頃刻壕爲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湖靈璧假山爲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
如度者杖其工人大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碌礮爲
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
角置砲百餘枝更遞下上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裏

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谿所拆大木爲之
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
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遂謂不可近大兵
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焚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
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大
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
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
命築門外短牆委曲陜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大兵奪
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
北兵所覺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砲

坐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圍者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鳶宰相以此退敵難矣右丞世魯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謳吟之思其謬計如此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爲效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礮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

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柰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四月罷攻至是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大兵知不可下乃謾爲好語云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朝廷亦就應之明日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壬午合喜以大兵退議入賀諸相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爲己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苑官作表好問以白諸相權參

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
賀歟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
明日近侍局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
任曰人不知恥乃若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深
以爲辱聞百官欲入賀誠有此否會學士趙秉文不肯
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合喜罷樞密
合喜旣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院印諸相謂院事仍在
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欲答其掾有投匿名書於御
路云副樞合喜總帥撤合參政訛出皆國賊朝廷不殺
衆軍亦須殺之爲國除害衛士以聞撤合飲藥死訛出

稱疾不出惟合喜坦然若無事者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事盡決于合喜矣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岢字至分爲兩耳天興元年七月權參知政事思烈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援詔以合喜爲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且命賽不爲之助八月己酉朔駐於近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卽夜棄輜重馳還黎明至鄭門聚軍乃入言者謂合喜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逼不進

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爲庶人旣而籍其家以賜軍士旣廢居汴中常鞅鞅不樂會大將速不斛遣人招之合喜旣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且以白金二百兩爲贖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行省傳哀宗語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朕老臣中間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立怒叱左右繫之獄是日斬之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石盞蝦蟇等功也旣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

出兵退卽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牟之潰
衆怒所歸幸追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
崔立也

金史卷一百十三

金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赤蓋合喜傳我受命攻城但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
○ 臣人龍 按續綱目云金主遣曹王訛可爲質請和
速不台聞之曰我受攻城不知其他乃列柵填壕攻
益急與金史語各異

金史卷一百十三考證

金史卷一百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二

白華

斜卯愛實

八口周附

石抹世勣

白華字文舉澳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爲應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累遷爲樞密院經歷官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將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洛磁等州華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駸駸及於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卽遣華相視彰德實擠之

也事竟不行三年五月宋人掠壽州永州桃園軍失利死者四百餘人時夏全自楚州來奔十月庚申集百官議和宋上問全所以來華奏全初在盱眙從宋帥劉卓往楚州州人訛言劉大帥來欲屠城中北人耳衆軍怒殺卓以城來歸全終不自安跳走盱眙盱眙不納城下索妻孥又不從計無所出乃狼狽而北止求自免無他慮也華因是爲上所知全至後盱眙楚州王義深張惠范成進相繼以城降詔改楚州爲平淮府以全爲金源郡王平淮府都總管張惠臨淄郡王義深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和宋議寢四年李全據楚州衆皆謂盱眙

不可守上不從乃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深范成進
皆我部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是歲慶山奴敗
績于龜山五年秋增築歸德城擬工數百萬宰相奏遣
華往相役華見行院温撒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
減工三之一温撒李辛賜姓也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
官上召忠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
刁璧及華諭之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爲患
今北事稍緩合乘此隙令定住權監軍率所統軍一千
別遣都尉司步軍萬人以璧仲澤爲參謀同往沂海界
招之不從則以軍馬從事卿等以爲何如華對曰臣以

爲李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
狐穴塚待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
北方有事未暇南圖一旦事定必來攻矣與我爭天下
者此也全何預焉若北方事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
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不知逆順其肯去順而從逆
乎爲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使全果有不軌之謀
亦當發於北朝息兵之日當此則我易與矣上沉思良
久曰卿等且退容我更思明日遣定住還屯尉氏時陝
西兵大勢已去留脫或欒駐慶陽以擾河朔且有攻河
中之耗而衛州帥府與恒山公府竝立慮一旦有警節

制不一欲合二府爲一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初華在院屢承面諭云汝爲院官不以軍馬責汝汝辭辯特以合喜蒲阿皆武夫一語不相入便爲齟齬害事非細今以汝調停之或有乖忤罪及汝矣院中事當一一奏我汝之職也今衛州之委亦前日調停之意國制凡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日有三一日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多至一二百言或直傳上旨辭多者卽與近侍局官批寫奏事者謂事有區處當取奏裁者殿奏其奏每嫌辭費必欲

言簡而意明退而奉行卽立文字謂之檢目省院官殿上議事則默記之議定歸院亦立檢目呈覆有疑則復稟無則付掾史施行其赴省議者議既定留奏事官與省左右司官同立奏草圓覆諸相無異同則右司奏上此三者之外又有難者曰備顧問如軍馬糧草器械軍帥部曲名數與夫屯駐地里阨塞遠近之類凡省院一切事務顧問之際一不能應輒以不用心被譴其職爲甚難故以華處之五月以丞相賽不行尚書省事於關中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孝軍一千駐邠州且令審觀北勢如是兩月上謂白華曰汝往邠州六日可往復否

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之曰可上令密諭蒲阿纔候春首當事慶陽華如期而還上一日顧謂華言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銳於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以南征及討李全之事梗之不能專意北方故以北向爲難今日異於平時況事至於此不得不一舉大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摧之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上亦以爲然七年正月慶陽圍解大軍還白華上奏凡今之計兵食爲急除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足爲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

須簽揀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
本州府城以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爲資敵之用
五月華真授樞密判官上遣近侍局副使七斤傳旨云
朕用汝爲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紀
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器仗
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八年大軍自
去歲入陝西翱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
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閩鄉屯至澠池兩行省晏然不
動宰相臺諫皆以樞院瞻望逗遛爲言京兆士庶橫議
蜂起以至諸相力奏上前上曰合達蒲阿必相度機會

可進而進耳若督之使戰終出勉強恐無益而反害也
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道宰相百官所言
并問以目今二月過半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動且
詔華等往復六日華等既到同論兩行省以上意合達
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絕無糧餉使欲戰
不得欲留不能將自敵矣合達對蒲阿及諸帥則言不
可動見士大夫則言可動人謂合達近嘗得罪又謂蒲
阿方得君不敢與抗而亦言不可動華等觀二相見北
兵勢大皆有懼心遂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爲何如
三人者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可攻此言非也大兵

所在豈可輕料是真不敢動華等還以二相及諸將意奏之上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動矣卽復遣華傳旨諭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畧與渭北軍交手計大兵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爲掣肘計耳二相迴奏領旨華東還及中牟已有兩行省納奏人追及華取報密院副本讀之言領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華爲之仰天浩歎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京奏章已達知所奏爲徒然不二三日鳳翔陷兩行省遂棄京兆與牙

古塔起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夏五月楊妙真以夫李全死於宋構浮橋於楚州之北就北帥梭魯胡吐乞師復讐朝廷覘知之以謂北軍果能渡淮淮與河南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軍桃源界激河口備之兩行省乃約宋帥趙范趙葵爲夾攻之計二趙亦遣人報聘俱以議和爲名以張聲勢二相屢以軍少爲言而省院難之因上奏云向來附關屯駐半年適還舊屯喘不及息又欲以暑月東行實無可圖之事徒自疲而已況兼桃源青口蚊虻湫濕之地不便牧養目今非征進時月決不敢妄動且我之所慮特楚州浮梁耳姑以計圖

之已遣提控王銳往視可否奏上上遣白華以此傳諭
二相兼領王銳行二相不悅蒲阿遣水軍虹縣所屯王
提控者以小船二十四隻令華順河而下必到八里莊
城門爲期且曰此中望八里莊如在雲間天上省院端
坐徒事口吻今樞判親來可以相視可否歸而奏之華
力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河合流處纔及八里莊城門
相直城守者以白鶴大船五十泝流而上占其上流以
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怒朝
省不益軍謂皆華輩主之故擠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
八里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

歸路某等商議主將還卽閉門不納渠已奔去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卽發兵騎開船赴約明旦入城安慰又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宋將燒浮橋二相附華納奏上大喜初合達謀取宋淮陰五月渡淮淮陰主者胡路鈐往楚州計事於楊妙真北還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胡還不納慟哭而去合達遂入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古論葉里哥守之郭恩爲元帥右都監旣而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龜山宋使留館中郭恩謀劫而取之或報之于盱眙帥府卽以軍至恩不果發明日宋將劉虎湯孝信以船三十艘燒浮梁因遣其將夏友

諒來攻盱眙未下泗州總領完顏矢哥利館中銀絹遂
反防禦使徒單塔刺聞變扼朶山亭甬路好謂之曰容
我拜辭朝廷然後死遂取朝服望闕拜慟良久投亭下
水死矢哥遂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合買住亦以盱眙
降宋九月陝西行省防秋時大兵在河中睿宗已領兵
入界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一日白華奏偵候
得睿宗所領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布置如此爲今計
者與其就漢禦之諸軍比到可行半月不若經往河中
目今泂河屯守一日可渡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
遲疑不進在北爲投機在南爲掣肘臣以爲如此便上

曰此策汝畫之爲得之他人華曰臣愚見如此上平日
銳於武事聞華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未幾合達自陝
州進奏帖亦爲此事上得奏甚喜蒲阿時在洛陽驛召
之蓋有意於此矣蒲阿至奏對之間不及此止言大兵
前鋒忒木斛統之將出冷水谷口且當先禦此軍上曰
朕不問此只欲問河中可擣否蒲阿不獲已始言睿宗
所領兵騎雖多計皆冗雜大兵軍少而精無非選鋒金
軍北渡大兵必遣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選鋒百里
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利上
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且還陝州蒲阿曰合

達樞密使所言此間一面革撥恐亦未盡乞召至同議可否上曰見得合達亦止此而已往復遲滯轉致悞事華奏合達必見機會召至同議爲便副樞赤蓋合喜亦奏蒲阿白華之言爲是上乃從之召合達至上令先與密院議定然後入見旣議華執合達奏帖舉似再三竟無一先發言者移時蒲阿言且勾當冷水谷一軍何如合達曰是矣遂入見上問卿等所議若何合達敷奏其言甚多大槩言河中之事與前日上奏時勢不同所奏亦不敢自主議遂寢二相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奉行故事而已十二月河中府破九年京城被攻四月兵

退改元天興是月十六日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惟平章白撒副樞合喜院判白華權院判完顏忽魯刺退罷忽魯有口辯上愛幸之朝議罪忽魯刺而書生輩妬華得君先嘗以語撼之用是而罷金制樞密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為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十二月朔上遣近侍局提點曳刺粘古即白華所居問事勢至於此計將安出華附奏人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就外兵可留皇兄

荆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聖主既出遣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軍馬止以軍卒擅誅唐慶和議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聖主亦得少寬矣於是起華爲右司郎中初親巡之計決諸將皆預其議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尚有舊人諳練軍務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此爲未盡上問未用者何人皆曰院判白華上頷之故有是命明日召華諭之曰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羣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面背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泐西山入鄧或

言設欲入鄧大將速不解今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爲如何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旣汝州有速不解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爲今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我軍食力猶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爲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

詳審之遂召諸相及首領官同議禾速嘉兀地不元帥
猪兒高顯王義深俱主歸德之議丞相賽不主鄧議竟
不能決明日制旨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於大
慶殿諭以此意諭訖諸帥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
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効死上猶豫欲以官
奴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蓋採輿議也而
三人者亦欲奉命權參政內族訛出大罵云汝輩把鋤
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邪衆默然惟官奴曰若將
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明日民間閱傳車駕欲
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留後目今食盡坐

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上聞之召賽不合周訛出烏古孫卜吉完顏正大議餘人不預移時方出見首領官丞相言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爲一白華都改却今往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擬以二十五日啓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語在白撒傳大興二年正月朔上次黃陵岡就歸德餽船北渡諸相共奏京師及河南諸州聞上幸河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是時所在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犒軍者相屬上親爲拊慰人人爲之感泣乃赦河朔招集兵糧赦文條畫十餘款

分道傳送二日或有云昨所發河南詔書儻落大軍中
柰泄事機何上怒委近侍局官傳旨謂首領官張袞白
華內族訛可當發詔時不爲後慮皆量決之是時衛州
軍兩日至蒲城而大軍徐躡其後十五日宰相諸帥共
議上前郎中完顏胡魯刺秉筆書某軍前鋒某軍殿後
餘事皆有條畫書畢惟不言所往華私問胡魯刺託以
不知是晚平章及諸帥還蒲城軍中夜半訛可袞就華
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之耶華遂問其由訛可
云我昨日已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歸德令
諸軍竝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禾速嘉元帥

官奴等來言大軍在蒲城曾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登舟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往云昨日擬定首領官上令胡魯刺登舟餘悉隨軍用是不敢是夜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大軍覺之兵遂潰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右宣徽提點近侍局移刺粘古謀之鄧上不聽時粘古之兄瑗爲鄧州節度使兼行樞密院事其子與粘古之子竝從駕爲衛士適朝廷將召鄧兵入援粘古因與華謀同之鄧且拉其二子以往上覺之獨命華行而粘古改之徐州華旣至鄧以事久不

濟淹留于館遂若無意於世者會瑗以鄧入宋華亦從
至襄陽宋署爲制幹又改均州提督後范用吉殺均之
長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歸士大夫以華夙儒貴顯
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貶云用吉者本姓李本魯名久
住初歸入宋謁制置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
用吉趙怒其觸諱斥之用吉猶應對如故趙良久方悟
且利其事與已符遂擢置左右凡所言動畧不加疑遂
易其姓曰花使爲太尉改鎮均州未幾納款于北後以
家人誣以欲叛爲同列所害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

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斜卯愛實字正之策論進士也正大間累官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聞大兵將至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內族長樂權近侍局使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喜遇之笑語撒合曰吾言信矣當爲我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明日金兵遂合朝廷置而不問於是愛實上言曰撒合統兵三萬本欲乘大兵遠至喘

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數十里不逢一人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大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爲命初不敢俾之出戰特以外議開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鎬厲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提控巡警之嚴過於獄犴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鎬厲宅二十年正大間朝臣屢有言及者不報愛實乃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爲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青城之難愛實憤時相非其人嘗歷數曰平

章白撒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賽不菽麥不分更謂乏材亦不至此人爲相參政兼樞密副使赤蓋合喜麤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顏蓋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賽不乞致仕而白撒合喜不恤也是年四月京城罷攻大兵退旣而以害唐慶事和議遂絕於是再簽民兵爲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顆張俊民曳刺克忠等置局以推舉爲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旣而罷括粟令

復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
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
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
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
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
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
矣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不能爲
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斗六升
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糞溷
中或白於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其人卽白合周周

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實遂上奏大槩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聞之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把奴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愛實上章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爲之夫給使令之材使預社稷

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章既上近侍數人泣訴上前曰
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尊何地耶上益怒送有司近
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
不知所終合周者一名永錫貞祐中爲元帥左監軍失
援中都宣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四年以御
史大夫權尚書右丞總兵陝西合周留沔池數日進及
京兆而大兵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以敵
至不出兵當斬諸皇族百餘人上章救之上曰向合周
救中都未至而軍潰使宗廟山陵失守罪當誅朕特寬
貸以全其命尋復重職今鎮陝西所犯乃爾國家大法

豈敢私耶遂再奪爵免死除名至是爲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爲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掾吏知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哀宗用而不悟竟致敗事

石抹世勳字景畧幼勤學爲文有體裁承安二年以父元毅死王事收充擎執五年登詞賦經義南科進士第貞祐三年累官爲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宰職議給以田世勳上言曰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蒔

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啓不和之端况軍戶率無耕牛雖或有之而廩給未敢遽減彼旣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爲固守計會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大悟乃罷之未幾遷同知金安軍節度使興定二年選爲華州元帥府參議官初右都監完顏合達行帥府于楨州嘗以前同知平涼府事卓魯回蒲乃速爲參議及移駐華州陝西行省請復用蒲乃速令世勣副之上曰蒲乃速但能承奉人耳餘無所長非如世勣可任以事華爲要鎮而輕用其人或致敗事遂獨

用世勣焉尋入爲尙書省左司郎中元光元年奪一官解職初世勣任華州有薦其深通錢穀者覆察不如所舉未籍行止中後主者舉覺平章英王以世勣避都司之繁私屬治籍吏冀改他職奏下有司故有是責久之起爲禮部侍郎轉司農改太常卿正大中爲禮部尙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冬哀宗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仁安殿上問卿等欲何言世勣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爲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

出爲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
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我豈不知今日將兵者官奴統
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
上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
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
人則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勣歷數曰移刺粘占溫
敦昌孫兀撒惹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
所以用之肅與世勣復多有言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
肅等求見本欲數此四人至是世勣獨言之於是哀宗
以世勣從行自蒲城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次新蔡

縣之姜寨世勛子嵩時爲縣令拜上於馬前兵亂後父子始相見上嘉之授嵩應奉翰林文字以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嵩字企隆興定二年經義進上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勛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問矣倉扁何施焉其爲忠讜則不可廢也

金史卷一百十四

金史卷一百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三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 赤盞尉忻

完顏奴申字正甫素蘭之弟也登策論進士第仕歷清
要正大三年八月由翰林直學士充益政院說書官五
年轉吏部侍郎監察御史烏古論石魯刺劾近侍張文
壽仁壽李麟之受敵帥饋遺詔奴申鞫問得其姦狀上
曲赦其罪皆斥去朝論快之九月改侍講學士以御史
大夫奉使大元至龍駒河朝見太宗皇帝十二月還明

年六月遷吏部尚書復往八年春還朝廷以勞拜參知政事天興元年春大兵駐鄭州海灘寺遣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汴受圍數月倉庫匱乏召武仙等入援不至哀宗懼以曹王訛可出質請罷攻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翰林學士承旨烏古孫卜吉提控諸王府同判大睦親府事兼都點檢內族合周管宮掖事左副點檢完顏阿撒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副之戶部尚書完顏珠頤兼裏城四面都總領御史大夫裴

滿阿虎帶兼鎮撫軍民都彈壓諫議大夫近侍行省左
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兼知宮省事又以把撒合爲外
城東面元帥木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面元帥孛朮
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戶部
侍郎刁璧爲安撫副使總招撫司規運京外糧斛設講
議所受陳言文字以大理卿納合德輝戶部尚書仲平
中京副留守愛實等總其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
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
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揖之速不斛聞上已出復會兵
圍汴初上以東面元帥李辛跋扈出怨言罷爲兵部侍

郎將出密諭奴申等羈繫之上既行奴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棄馬踰城而走奴申等遣人追及之斬於省門汴民以上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以爲不救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是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於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天興二年正月戊辰省令史許安國詣講議所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

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奴申奴申曰此論甚佳可與副樞議之副樞亦以安國之言爲然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二人惟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款語曰今日惟吾二人何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二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耳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卽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諭以事

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二相命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顧曰亦爲此事也且問副樞此事謀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奴申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穽議者欲推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况北兵中已有曹王也衆憤二人無策但曰死守而已忽聞召京城士庶計事奴申拱立無語獨阿不反覆申諭國家至此無可柰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李术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爲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劔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

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爲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暉等餘見崔立傳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愼熟無鋒鏖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四
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見用雖用亦未久而遽退也祁字京叔渾源人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卽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黨公開爲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

仕爲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爲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狡常思亂以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爲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旣出貧無以爲食立將爲變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劔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孛术魯長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

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見其衷甲殺之卽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滿阿忽帶諫議大夫左右司郎中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顆皆死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承恪須臾入以太后誥命梁王監國百官拜舞山呼承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詣速不斛納款凡除拜皆以監國爲辭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爲王

妃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點檢其黨李术魯長
哥御史中丞韓鐸都元帥兼知開封府事折希顏藥安
國張軍奴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
右司都事內府之事皆主之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
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王
申速不斛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
酒立以父事之旣還悉燒京城樓櫓火起大帥大喜始
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
人自閱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以一
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

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
寶之二月乙酉以天子袞冕后服上進又括在城金銀
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至郕國夫人及內侍高祐
京民李民望之屬皆死杖下温屯衛尉親屬八人不任
楚毒皆自盡白撒夫人右丞李蹊妻子皆被掠死同惡
相濟視人如讐期於必報而後已人人竊相謂曰攻城
之後七八日之中諸門出葬者開封府計之凡百餘萬
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
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
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

者比肩接武三月壬辰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
皆赴青城甲午北行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
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
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
北四月北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
寶玉以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琦者山西人爲都尉
在陳州與粘哥奴申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
塔折希顏娶夾谷元之妻妻年二十餘有姿色立初拘
隨駕官之家屬妻輿病而往得免琦娶之後有言其美
者立欲強之琦每見立欲奪人妻必差其夫遠出一日

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者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
數爲折希顏所折辱乃首建殺立之謀李伯淵者寶坻
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戶美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
欲仗義殺之李賤奴者燕人嘗以軍功遙領京兆府判
壬辰冬車駕東狩以都尉權東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
舊與敵體頗貌敬之數月之後勢已固遂視賤奴如部
曲然賤奴積不能平數出怨言至是與琦等合三年六
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之策翌
日晚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立是夜立殊不安一
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身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

顏數騎往諭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二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卽出匕首橫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處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摑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不知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士所斫被創走梁門外追斬之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

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已而有告立匿宮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初立之變也前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五走蔡前御史中丞蒲察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挈其家亦自拔歸蔡七月己巳以世達爲尚書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世達嘗爲左司郎中同簽樞察院事充益政院官皆稱上意及上幸歸德遣世達督陳糧運陳變世達亦與脅從尋間道之汴至是徒往行在上念其舊錄用之左右司官因奏把撒合石魯亦宜任用上曰世達曲從非出得已然

朕猶少降資級以示薄罰彼撒合掌軍一面石魯宿衛九重崔立之變曾不聞發一矢束手於人今雖來歸待以不死足以示恩又安得與世達等撒合老矣量用其子可也石魯但當酌其負御容之勞未幾以撒合爲北門都尉其子爲本軍都統石魯復充護衛世達字正夫泰和三年進士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爲辭逞欲由已斂怨歸國其爲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

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寧元年進士調汝陰簿歷睢州司候封丘令興定初辟爲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擅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尋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賀正旦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貿易於其間者天驥上章曰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爲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陝西行尚書省驛召特旨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未幾入爲右司員外郎轉京兆治中

尋爲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廷遣宿州衛總帥牙古塔救之以天驥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帥守邠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是被繫逮天驥降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卽召爲開封簽事旬月復右司員外郎丁母憂未卒哭奪哀復職哀宗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立變天驥被創甚臥一十餘日其女舜英謁醫救療天驥歎曰吾幸得死兒女曹乃爲謁醫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有傳天驥沉靜寡言不妄交起於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省若素宦然諸人多自以爲不及也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當襲其父謀克不願就中明
昌五年策論進士第後選爲尚書省令史吏部主事監
察御史言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
禁止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鞠塲種禾兩禾
合穗進於朝特詔褒諭改丹州遷鄭州防禦使權許州
統軍使丞相高汝礪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
月召爲戶部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爲戶部尚書
權職如故三月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詔諭近臣曰尉
忻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必有
望汝輩當效之也正大元年五月拜尚書右丞哀宗欲

修宮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嘗膽爲言上悚然從之同
判睦親府內族撒合輦交結中外久在禁近哀宗爲太
子有定策功由是頗惑其言復倚信日深臺諫每以爲
言太后嘗戒敕曰上之騎鞠舉樂皆汝教之再犯必杖
汝哀宗終不能去尉忻諫曰撒合輦姦諛之最日在天
子左右非社稷福上悔悟出爲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
年致仕居汴中崔立之變明日召家人付以後事望睢
陽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時年六十三一子名董七沒
於兵間弟秉甫字正之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盞尉忻天資忠諫在治世皆

足爲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爲願欲哀哉

金史卷一百十五